

# 海濱 山林 加馬刀

文/加馬刀中心 涂獻堂 放射師

一位中年女性，因癌症轉移到腦部，做馬刀放射手術，黝黑的臉龐，襯托出兩粒又大又亮的大眼睛，互相聊天之後得知她為排灣族朋友，我以排灣話問候她，「不萊不系！(妳好嗎)」，她以驚訝的原民腔說：「你怎麼會說我們的話」我又說：「真萊耶穌甲奴孫。(耶穌愛你)」她以排灣話回答我：「烏謂。(是)」我問：會害怕嗎？有點怕又愛笑的她，說：「會丫」。

我為你禱告好嗎？她說好！此時黝黑臉龐上的兩行淚早已在下巴邊緣涓滴著，我拿他身上的藍色浴巾幫她擦眼淚，他看著我說謝謝；我和她說我以前下鄉去叫人信耶穌，但年輕朋友離開鄉下到都市工作，剩老人和小孩，現在您有一點年記了，生病了，換你跑來找我們。愛笑的她又笑了。

憶1992年冬天，排灣族的故鄉，墾丁半島，烈日晴空吹著落山風。婦科門診一位病人，大著肚子30幾歲，由70幾歲母親陪伴，也是身心科的病人，面貌清秀靜坐不語，我下稱她山楓)，超音波掃描，山楓有一顆肌瘤，院長決定幫山楓開刀，請我幫山楓做下腸胃道攝影，評估腫瘤與下腸胃道的關係。

山楓安靜的上檢查檯，我準備放入肛管，她開始大叫！尖叫！肛管終於放入固定

好，開始注入鋇劑，又是一陣尖叫！山楓的母親溫柔謙和的協助我，安撫她的情緒。

調整好攝影條件，迅速衝入控制室，準備拍攝，卻發現透視螢幕上空無一物，山楓在我迅速衝入控制室的同時，她也迅速的衝下檢查檯，就這樣每一段結腸，都在大叫、尖叫中衝鋒陷陣完成，她是我由始以來拍攝過最長的大腸記錄片。

我滿頭大汗，臉色不悅的走出X光室，而X光室對面是供應室，供應室裏外的助理護士及清潔媽媽們卻開懷大笑的看著我，想到山楓剛剛一直不斷的大叫！尖叫！，年少的我，突然覺得臉部耳朵一陣暖流，羞澀與怒氣混雜著我的情緒，急著步伐又走到檢驗室幫忙。

經過一週的午後，社工大姐突然叫我，滿面笑容問我有沒有空，她告訴我山楓要出院，沒錢叫車回家，麻煩我開車送她們回家！

就這樣一路從恆春基督教醫院駛向國境之南，一路上山楓一樣默默不語，但這一路上，從山楓的母親口中，娓娓道出山楓的過去；年輕時有位台北人來提親，文定之後山楓就被帶走，後來山楓的母親接到求救電話，趕去台北找她，在飯店的房間找到她，山楓的母親說，我發現她時身上沒有半毛



錢，住宿費還未清，而且從那時起山楓就瘋了，回來還發現懷孕了，現在小孩念小學了，我在賣紀念品、貝殼飾品等照顧他們。

到家了，山楓的母親牽著她，我提著山楓的出院行李，拿著臉盆，陪他們走入窄巷中的一間老舊平房，水泥地板有些潮溼，山楓的母親牽著她到床上坐下之後，便帶我去參觀她販賣紀念品的攤位，在祝福後我就與他們道別回醫院了。

約十年後，在2002年我閱讀風之巢月刊，燃起我懷念恆基的點點滴滴，我向老婆請假，用公休假一週，回恆基當義工，這一週的服務非常的充實有意義，義工服務內容有晨更聚會、山地尋迴醫療、恆春小吃、教會餐敘等，讓我的身心獲得暖暖的滿足，施比受更有福，在服務之中，我更可以深深體會到這種奉獻的幸福感。

一星期的義工時間，很快就過去了，算算時間也該回去和老婆大人與醫院報到了，在離開之前，有從彰基來的小兒科醫師，結束短期支援要回彰化，我搭他的便車到枋寮準備轉車回去，回家前彰基來的小兒科醫師，想買一些紀念品送他女兒，帶我去一家老店，居然在山楓家附近，隱藏在我內心沉寂許久的記憶，歷歷在目，我很想知道，也想關心，這最長記錄片，片中的女主角近況

如何，一切還好嗎?!。

我偷偷地向老闆娘，打聽山楓的消息，她斜眼瞪著我好一會兒，問我跟她有什麼關係，問我是誰，我解釋我曾經在醫院服務，老闆娘才放下敵意，隱諱的告訴我山楓已死，而且死在外面，家人因沒錢替她辦理後事，不願出面認屍。我在震驚之餘，還問她不是有個小孩念小學，老闆娘說小孩都已經當兵退伍了；我都忘了我在恆基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在枋寮廣闊的天空中，緩緩飄過一片落山楓，永恆中，她在那裡安眠，醫療所能協助的處置擺在那裡，顯得無力與悲哀，深深的吸一口氣，無語問蒼天。同樣一片海，有人從五星級旅館的海景落地窗凝望微笑；而在小魚村的平房窄巷裡，有一個生命殞落有如雲霧散去…無聲無息，僅留下深深的嘆息，然而，映入藍海反射的陽光，依舊閃閃發亮；我想無論您是誰，大家要面對的，同樣是生命的短暫、命運的有限與無常，無論生命的故事來自海濱或山林，我們只能接受並祝福，用心傾聽，用愛關懷，醫人 醫病 要醫心。

